

新琼瑶

菊花满园图之二



大小姐遗风

何芬

怀人

傅江

东风鸣露换日程，西渡顶霏踏墓林。
孤子泪伴雨纷纷，众家青发汗淋漓。

多情总是三月范

刘望春

长长的走廊地面，飘过几片桃花。一双玫瑰金的芭蕾舞带高跟鞋咯吱咯吱地敲了几下，又停下了下来。木雕花格窗外，伫立几秒，这个穿着杏色压花长旗袍、着藕粉色夹层坎肩的短烫发女子，便抱着教案，身姿摇曳地进了一间挂着“国文科办公室”的房间。

经过一排教师办公桌时，她的目光与正对门口坐着的一个女教师的目光相撞，她礼貌性地微笑，视线却往那个女人的背后延伸。最里面的那张办公桌上，藏在一排书籍中的那个蓝色信封还在，她抿嘴一笑，似乎是要往那张办公桌走去，却在另一个伏案备课的同事前停下了脚步，站在那商量着什么。

“遗风，我们俩怎么买的一样的鞋！看看……”不知什么时候，一个温软的身子靠到了这个女子身边，一只手还搭着她的肩膀。这个被唤作遗风的女子，此时确实是被吓了一跳，仿佛有人从背后偷袭了她心里那个小秘密。尽管几分钟前，她看似旁若无人、穿着高跟鞋“咯吱咯吱”踩进这间办公室。她茫然地回头看了过去，随即微微一笑，算是告诉自己：“原来是凌雨祺。”遗风无声地笑了，却并无所示，凌雨祺那只作势要去与遗风去比较鞋子的脚丫地收了，踩着细细碎碎的步子回到她正对门口的办公室。

出了“国文科办公室”，遗风的脚步不由加快了，她穿过回廊，穿过一进又一进厢房，穿过一片假山花圃，最后，她熟稔地穿过一个随墙门，将这处寄居在清朝商人的老宅子里的学校抛在身后。

遗风的家就在与学校一墙之隔的梅园。说是梅园，园子里更多的是菊花。因是隔壁那清朝买办商人给小妾建的住处，所以挨着建的。也就是一个大户人家，自康乾给朝廷买办发家，到了宣统帝时那一代，儿子殁了，两个女儿，一个招的上门女婿，一个远嫁。上门女婿在妻子病危前为了冲喜娶了房小妾，但也未能留下后代。所以，这园子的破落屈指算来也不过三十多年的光景。

后来，那上门女婿带着小妾，移居乡下祖屋。这城里的老宅子，因为大而讲究，难找买家，一直空着。而隔壁的梅园，因为小而精致，有座小洋楼，住起来比较方便，就被江遗风的父亲、燕京大学历史教授江祖焕买了下来。而江遗风的伯父江祖新看见隔壁大大的园子空着可惜了，又感于国弱民愚，唯有启发民智，所以就很费心地用合适的价钱租了，用来办教育。

江遗风方才在“国文科办公室”商议的不是别的事，正是为伯父学校将要举办的欢迎父亲回到桑梓地任副校监的晚会。而在这个晚会上，遗风打算将接收“蓝色信笺”的那位神秘先生正式引荐给父亲。

“你真的已经想好了？”堂妹江遗爱咬着水果叉，提醒江遗风。“爱情是越隐秘越可爱，但婚姻却是两个人的相互提挈。”

从学校一路狂奔回家的江遗风，此时望着窗外，有些心不在焉。江遗爱见状，把脚抬高，划到她眼前，想打断她的走神：“看，看你穿着好看，我也买了这双鞋。到了后天晚上，我要穿着它和宣恩跳一曲华尔兹。”

“三双同样的鞋？”江遗风一下被触及，嘴角牵出一丝冷笑，恍然大悟似的。

在第二天学校的校务会上，江遗风再一次醍醐灌顶。

国文科主任周运宪没有来开会，派的是同科的国文教师凌雨祺。校监办公室室长翁同均就课堂纪律训话后，凌雨祺的发言让在座的科主任半是惊讶，半是赞许。凌雨祺说的什么？她说：“翁室长讲得很对。的确，还是得在课堂上发力，方得本末。学生们听得有趣了，课堂纪律自然就好了。所以，实证和任务教学或许能有的放矢……”

江遗风一字一句听得清清楚楚，但头脑里已是嗡嗡作响。开完会后，江遗风从自己的“艺术科办公室”出来，拿着一个蓝色信封走向“国文科办公室”。

这一次，江遗风不想抱着教案做掩护，也不要待到四顾无人时。但到了门口，她还是环顾四周，止住在眼眶里打转的眼泪，轻叹一声，犹豫了。

风，吹来几片园中的桃花。像风一样的，一个飘忽的女声也从门内吹了出来：“你好了没有？你快点。”“好了，我写完就来。”

遗风在门外听得真切，是周运宪的声音。正狐疑，却见凌雨祺从门内飘出来。看见遗风，她先是一惊，但还是挺了挺身子，擦肩而过。

“周主任，你的信。”凌雨祺细碎的脚步声还在窗外，江遗风压抑着声音里的愤怒，隔着桌子把信递到周运宪眼前。周运宪抬起头，他从不曾这样仔细看清过的江家大小姐江遗风，此时就矜持负气地站在他面前。

“我的信？”周运宪迟疑了一下，但又坚决否认：“不是我的信。”江遗风捕捉到了他往窗外瞥去、眼神里闪过的一丝惊慌。窗格子间，凌雨祺的碧色旗袍隐绰可见。

江遗风提着的心一点一点的落了下去，但是又不知到底可以搁放在哪里，这颗心在她身体里翻腾、乱撞，就像四溅的烟花一样，明的是灼痛，暗的是灰烬。

三天一封蓝色信笺。她在信里写尽她的喜怒哀乐，也付尽她一腔热忱。她以为他是那个在课堂上风趣地应对学生尖酸提问的“难不倒”先生，但他还是在接不接受她江遗风的感情的问题上为难了，她以为他是那个从容面对所有校董，不卑不亢的教师代表，但刚才他脸上的那一抹惊慌，又是她江遗风多么不想看见的！

想起这些，江遗风强忍住眼泪，点点头。等到江遗风走出办公室，周运宪才如梦初醒地追了出去……

听了一夜的雨，楼下，堂弟江礼信练习梵阿玲的声音又唧唧呀呀地荡进窗来。遗风闭眼皱眉听了许久，终是从床上翻身坐了起来。待她穿戴整齐，走下楼梯，却见遗爱已在菊花开满的院子里坐得多时。

浑浑噩噩已是秋天。看着雨后扎眼的那一片明黄，透过玻璃落地窗，浸染进亭子间，将遗爱坐在那翻书的背影越发衬得削瘦，遗风暗暗告诫自己：这是景随境迁，悲欢离合应时而生，算不得数的。

江祖焕正要出门。“爸。”遗风挽住父亲的手，把头靠在父亲肩上：“这几个月您多担待了。”“傻孩子，事情来得太突然，让你为我担心了。”江祖焕双手扶着女儿的肩膀，心疼地打量着：“校董

事会现在都一致同意你伯父聘请我做副校监的建议了，等于就是把学校治学这一块的事都交给我了。那个帮翁室长起草治校建议的周运宪，虽然大家说他是翁室长的人，但有的建议与我的不谋而合，可以用。翁室长要在治学之处搞政治，不能容忍，但可以理解。年轻人想上进总是好事。”江祖焕拍拍女儿的肩膀，“倒是你，要趁着今晚的酒会，给爸爸找一个可以一起下棋的人。”

遗风目送父亲远走后，在遗爱身边坐下。突然呵呵大笑：“今晚穿什么？”

今晚穿什么？当然是着我旧时衣，着我旧时裳了。江遗风回到房间，拿出那双玫瑰金的高跟鞋，看了又看。但想起周运宪那惊慌的一瞥，一层湿热的东西还是浮上了眼帘。

遗风穿着的这双金色鞋子，相比她以前的那些鞋，并没有多少特别。但让遗风在这个晚上脚步笃定。“难道是因为这双鞋不仅仅为我所独有？”端着一杯白兰地站在自家二楼上，俯瞰摆着“江祖焕就取答谢酒会”的花台的一楼大厅，遗风自问又自答：“我要在今晚找到答案。”

“对不起，探戈乐队没有组起来。小提琴、低音提琴、手风琴倒是有，但是如今在战时，您知道，供给难以周全，要找一架钢琴很是勉强，不过可以跳华尔兹。”酒会上，遗风半带歉意地向校董夫人们解释。此时，江礼信站在大厅中央，拉响一曲小夜曲。

小夜曲之后，所有来宾都聚集到一起听董事代表发言，人群中有人对这个酒会几个月前突然其来的变卦窃窃私语。江祖焕宣布“学术委员会成员名单”时，遗风的目光在人群中搜索着，伯父、翁室长，还有……遗风缓缓退出了人群，往花园走去。刚走出门，遇见凌雨祺。遗风微微一笑，算是打过招呼了。凌雨祺突然叫住江遗风：“谢谢你这么对他，真是让人感动啊。祝你幸福！”江遗风侧身转身：“他进入学术委员会跟我没关系。男儿膝下有黄金，你不该那样对他。”凌雨祺一听，拦在江遗风面前：“既然你都这样说了，那我以后不会不识趣的。”江遗风又气又惊讶，不再多言，径直向花园走去。

花园里，没有人。江遗风若有所失的立在风中。花园里，幸亏没有人。许久许久，她才转身。一转身却见周运宪一脸肃然的在不远处看着她。“遗风，对不起。”周运宪终究是鼓足勇气走近江遗风。风，吹来菊花的暗暗幽香。借着月色，遗风看着那张清秀的脸庞，淡然道：“说什么实证和任务教学，连语气都不曾更改。我给你写的信，为什么就给她看了去？不过也好，反倒成全了你们。”

遗风的话，似是绵里含针，说得周运宪眉头紧锁：“如果我说，一开始是她逼我。后来，是你逼我，我别无选择，这么久才来找你，你相信吗？”一听这话，江遗风顿时手足无措：“我又何尝逼过你？不过是要你自己掂量。我还希望你们永远远远在一起呢，至少你们之前的暧昧昭然若揭。我所受到的委屈，难道不需要你用一辈子来铭记吗？”

“一辈子？”周运宪还在回味这句话的意思。江遗风却要周运宪往灯火通明的小洋楼里去看：“今天我不能跳舞了，因为今天我的舞伴会被我爸认为是那个和他一起下棋的人。”

“那就不跳舞。”说完这话，周运宪的眼中渐渐注满了柔情，如同这月色，洗净了江遗风的不安和焦躁。

三月范，又名刺范、树莓。儿时的记忆里，每当看见刺范树发出嫩芽时，小心儿便欣欣不已：春天来啦！

我们仿佛看见刺范像红宝石般在绿叶间闪烁，猫耳朵、茶皮箩在茶树上冲我们招手，酸筒杯水嫩水嫩地立在溪畔照镜子，肥肥胖胖的竹笋悄悄地拱开黄泥地……清明前后，是刺范成熟的时节。漫山遍野，一颗颗红艳艳的小果点缀在碧绿的嫩叶间，让人垂涎欲滴。

“黑皮，摘范去！”“黑皮，吃猫耳朵不？”“黑皮，我们去挖黄麻笋好不？”又到刺范成熟的季节，耳边蓦地响起遥远的童音。那个叫我“黑皮”的小男孩去了哪里？那样动听的声音，那样甜蜜的笑容，那样诚挚的眼神。

重逢已过三十年。前年清明，他开着车给外公、外婆扫墓。车子经过我家门前，他带着老爹、娘子一前一后走进堂屋。“你好！”他双手插在裤袋里冲我点了一下头，微卷的发，黝黑的脸，我能本地地回应了一句“你好！”

若非我的母亲介绍，我们谁也无法认谁。

家里没有水果，厨房里只有刚摘的刺范，我赶紧用白瓷碗盛了一碗，然后泡了三碗碌得透心的茶。“刺范真好吃！在哪摘的？”他笑着问。

我想像小时候那样顽皮地一昂头“老地方！”但话到嘴边转了方向。客人走后，收拾茶碗，只见父子俩的都已见底，唯独娘子的滴水未动。娘子在车上问：“那个女子是谁？”“儿时的玩伴。”他淡淡地回答。他的老爹马上接着说：“是的，小时候一起玩过的。”

“妹妹，刺范好吃！可惜终究有些酸。”说这话时，正是今年清明前后的一个清晨，他带着自己患了癌症的母亲徜徉在刺范夹生的村道上。他的母亲，那个和我母亲一块儿长大以闺蜜相称然后远嫁他乡的妇人，那个一直想让我给她做她媳妇却阴差阳错从未谋面的妇人，那个给我电话声音都激动得发颤的妇人。

如果可以，我要亲手做一瓶刺范酱送给她。这种山野间的小果含有大量的鞣花酸，对于一个罹患癌症且有高血压的老人来说，似乎再没有哪种水果比刺范更适合了。

我特地请假回了一趟老家，采了满满一大盆刺范，用凉开水洗净，晾干，去掉蒂部小叶，然后把它们捣成暗红的果酱，再加入这个季节的桂花蜜细细搅拌均匀，用玻璃坛子密封存放在冰箱里。

“五一”过后，老人要在长沙做手术，这瓶刺范酱就算我的见面礼吧。我仿佛看见一双忧伤的期盼的眼，一张苍老的绽放的脸……

“十八潭”探源

万国清

相传龙生九子，最小儿子为貔貅，偶犯天规，罚为水神坐骑。一日随水神巡游湘江，趁水神与火神祝融下棋谈天之际，貔貅私会民女“思”于湘江之侧，再触天条。玉帝大怒，命投“思”于江中，挥玉如意压貔貅，如意化为山，名曰“船形山”，玉帝禁以貅命名而曰“巫子”。貔貅虽被压，然“船形山”怎能压得住他，强抬头终年面向湘江，千百年来思念湘女“思”，貔貅头后人称为“乌子大岭”，“乌子大岭”盛产野果叫“乌泡子”又名野树莓，学名“覆盆子”……

有词为证：“思往事，总成空，皓月多情照画楼，死别生离徒太息，年华易老又秋风；心上愁、眉上愁，无际皆卿共白头，相思怎罢休！恨悠悠，思悠悠，魂断湘江乌岭秋，月明人倚楼！”

斗转星移，千百年来，貔貅念湘女之贫苦，故广积财富吞于肚中，只为救助湘女众邻……后人独爱貔貅，不只是因为貔貅聚财，更因貔貅重情重义，乐善好施。

数千载后，龙母思念儿子，率余下八子下界探亲，见貔貅压“船形山”下，九龙双泪直流，泪水哗哗流淌，瞬间竟成十八条溪流，水深成潭，故名“十八潭”。而思念之苦莫过于龙母，泪水不干，后人

称为“龙母潭”。“龙母潭”也就成为“十八潭”中第一潭，当年潭深千尺，方圆数十丈，天长地久，沧海桑田，第一潭慢慢由大变小化为涓涓泉露，只剩下一口古井了，当地人有的也就改称“龙母泉”。貔貅在龙王诸子中生性聪慧，有继位之望，貔貅所压之处亦名“王子乙”，后人称为“王帝乙”，龙母探望之地取名“探子冲”，而“十八潭”一改过去此地无名历史，而成为最早的地名。

明清时期，商贾之人于湘江支流涑水段设商船泊位，以上下货物，取“十八潭”中“潭”字与泊位的“泊”字，作新地名为“潭泊”，至此，“十八潭”古地名如同她流传千年的传说一样，慢慢淡忘了！

古往今来，天下游客在朝拜完南岳衡山后，均会过湘江，探雷市，溯涑水而上，自“潭泊”登岸，遥拜“武子大岭”；然后穿“潭泊坑”，越“船形山”，经“四柱亭”，沿“石视冲”水库左岸北上，见“八字槽门”，攀“象形咀”至“十八潭”原址，求取“十八潭”天然古井“龙母泉”水，焚香沐浴。

怜龙母思念貔貅，千百年来泪水不干，而“龙母潭”虽由大变小成“龙母泉”，却历经千年从未干涸过，“龙母泉”泉水味美甘甜，富含多种微量元素，于人体有益，且冬暖夏凉，故千百年来潭泊人民莫不敬而取之，并悉心保护至今……

